

从质疑到饶舌

文/王继山

从《中国京剧》读到一篇短文:《昔日北平的“戏剧半月刊”》,作者姚愔。姚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回忆说:“三十年代北平的《戏剧半月刊》是沈二先生出资创办的(沈先生的名字我记不清了)。沈氏弟兄祖籍苏州,在平津都有产业,喜交游,与平津中上层人士相识的很多,每晚沈宅都是高朋满座……先父姚君宁旧学根基好,擅长文笔,沈氏弟兄对我父亲很为钦佩。当时我父亲赋闲在家,沈先生邀请我父亲任报刊总编辑……报社地址在西城(地点也记不清了)……记得报刊有一次介绍三位著名武生,杨小楼、尚和玉、傅德威……当时平津一带只有独家京剧半月刊,报刊内容也很高雅,销售很好……1936年我父亲到津任职,沈二先生也因事无法兼顾报务工作,半月刊只好停办。”

事情凑巧,在我收藏的民国版书刊中,就有一本北平剧刊,而且还是创刊号。不过,刊名不是“戏剧半月刊”,而是《半月剧刊》。《半月剧刊》于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九月一日创刊,主干沈闻雉,编辑姚观生、沈隽永、王墨髯。社址是北平沙滩七号(东城),发行处在西城背阴胡同甲二号。第一期头稿是姚君宁先生撰写的《观小楼剧有感而言》。署名品生

的《论今日之武生人材》,介绍杨小楼、尚和玉、傅德威、王金璐等。

我手头没有《半月剧刊》全璧,更没有三十年代北平报刊史料可查,姚先生所忆“戏剧半月刊”是否即我所藏《半月剧刊》我不敢妄断,但因其办刊年代、创办人、编辑、社址、文章内容等,多处吻合或接近,我想,姚先生所忆刊名可能有误。

不过,这都是老话了,我感兴趣的是这本老剧刊的批评文字。这里,请允许我作一次“文抄公”:

稚公(当为创办人沈闻雉——笔者)在《卷首语》中写道:“……我们刊物内容,除去研究戏剧的,多半是批评伶人的文字,固然不免揄扬,箴贬也是为的勉励……”

品生《论今日之武生人材》指出:“……以身段漂亮,腰腿干净论,当推李万春,但其短打见长,至于靠把,似不若孙毓堃、杨盛春之稳重……李盛斌之勇猛凶悍,固为一时人才,但火气尚重,此亦演武生者所难脱化……戏曲学校之傅德威、王金璐……相继而起,德威则以靠把精炼,金璐武工虽差,而其举动神态,力摹小楼……”

艺箴《戏评三日记》写得更坦率:“……叶(盛章)演文丑究不免

失之粗野,苏白虽尚难能,即较老伶郭春山,亦尚差多……毛(世来)姿略逊于李(世芳),柔媚婉约,工绝胜,偶作浅笑,尤能动人,惟念做尚须有待于名家指正……投井抓帔时,(饰糜夫人者)手为袖所牵挽,几乎不能脱身,致杨盛春亦只有用力急扯,精彩尽亡。兼以武行不齐,起打颇不凑手,益形减色……杨盛春才艺本尚可观,惟究以火候未到家,尚须砥砺求进……新(艳秋)伶貌虽中姿,尚称娟洁,惟以弱质莺声,习响逸程腔,致吃力不能讨好……饰牛郎小生,神情懦弱,满面浮滑,艺事既不高明,做作尤属可厌,未终剧即归。”

……

打住。抄了这么多人家的话,便想说点自己的话。

要知道,上面这些文字,是65年前一家同仁刊物的版面发言。这些文字,既坦率又准确,而且指名道姓。这几位被评头论足的伶人,后来都成了“台柱子”,有的“挑班儿”,有的挂“头牌”。当年被指“武工差”的王金璐,如今已是年过八旬,去年还唱赵子龙,今年又唱黄天霸。宝刀不老。

艺术需要批评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《半月剧刊》,致力于戏曲艺术批评,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

艺术批评是什么?打个比方,好比一只鸟,如果说其一翼是艺术实践,另一翼就应当是艺术批评。两翼谐调,才能起飞。现在的问题是:评论界对戏曲舞台,揶揄有余,针砭不足。

戏曲舞台,年年过“节”,年年搞“赛”,年年颁“奖”。这些举措,当然有效,但也有限。这几年,新戏倒是出了不少,奇怪的是,剧团还是喊“不景气”,观众还是说“没戏看”。今年春节,我的一位家在农村的老同学打来电话,说他们村过“庙”,请了大戏班,唱《辕门斩子》《大登殿》。说一年到头就热闹这么几天,要我去看。我推说天儿冷,不想出门,婉言谢绝了。过了两天,我打去电话,听得出,老同学还处于看戏的亢奋状态中。他大嗓门说,杨六郎,薛平贵,王宝钏,唱得强哩!就是杨宗保耍枪没耍好,掉了。老同学说,戏台底下,人山人海,三里五乡都“看唱”来了……老同学的话感染了我,真后悔没去凑热闹,没去看看那台上锣鼓铿锵,台下人头攒动、拍手叫好的场面!

农民朋友没有奢望。明知“金牌调来银牌宣”,大登殿,大团圆,他们还是要看,要听,要喝彩,要为王三姐抹眼泪。

观众当然想看新戏。但戏曲这个“新”字大有学问。上个世纪50年代,我在河南工作过两年,仗着在“衙门”里“当差”,管文化工作,便让豫剧团用上海越剧本子排《卓文君》。结果演了一场收锣。河南老乡不买账。他们宁可不要你给他们准备的那个“新”,而去看他们自己那些不知看了多少遍的《小二姐做梦》《秦雪梅吊孝》。每想起当年干的这件蠢事,我使自己骂自己。

80年代,看过中国京剧院青年团几场戏,行当齐全,行头簇新,只见剧目单调,剧场气氛很冷。我便写了一首打油诗:“蟒靠帔褶照眼明,戏文却是旧风景。敢期椽笔催花信,移日欣听百啭莺。”呼吁剧作家写新戏,改变演来演去总是《坐宫》《起解》的局面。

我退休后,很少进剧场。从荧光屏上看,现在的新戏,都是大制作、大排场。但有些戏,似乎先天便脆弱。架子插得大,瓢子却撑不起。戏不够,拿些零碎儿作点缀,终难成活。其实,这点道理,业内人士心里都明白……现在的大众传媒,手段了得!那些新派“娱记”们,很懂得抢占滩头阵地,以致“星闻”在媒体横冲直闯,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,几近绝迹。本来为数不多的戏曲评论家,有的拿起笔来左顾右盼;有的写出文章投寄无门;有的躲进小楼从梨园旧事中讨生活;有的干脆改弦易辙,俯就世俗。戏曲,缺少忠心耿耿为之呐喊的人。

去年金庸武侠电视连续剧大热。听说,台湾和香港已先后把金庸武侠小说搬上了京剧舞台。有“台湾猴王”之称的朱陆豪先生,专程来大陆邀请湖北省京剧团编剧刘志淦赴台,写成两出“台湾版”金庸武侠京剧:《射雕英雄传》第一部《郭靖与黄蓉》,第二部《桃花岛》。朱陆豪饰郭靖。无独有偶,香港邓宛霞女士,提出与湖北省京剧团联手编演《神雕侠侣》,得到香港特区文康署认可并拨款资助。这出“香港版”金庸武侠京剧,七易其稿,邓宛霞饰小龙女,朱世慧演老顽童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想了很多。

我就想,朱陆豪先生、邓宛霞

女士怎么这么聪明!编演咱本土的金庸武侠京剧,总比用中国戏曲演绎莎士比亚顺理成章;比“用外国文化来打强心针”(何满子语)体面得多吧!

我就想,金大侠之外,还珠楼主更是超级大侠!他的《蜀山剑侠传》,悬念丛生,险象环生,既有门派恩怨,又有儿女真情,改成连台本戏,绝对好看,怎么就没人出来干这个活儿呢?

我就想,台湾和香港的同行都想出点子、付诸行动了,京城的于魁智能不能少唱点“戏歌”,静下心来,拿出两台融“余(叔岩)派”、“杨(宝森)派”、“李(少春)派”于一体的新编大戏呢?

我就想,张建国能不能闯闯“奚派新戏”这个难关,推出两台“文人戏”,用“洞箫美韵”唱唱大唐诗仙李太白,唱唱风流皇帝宋徽宗?

我就想,李胜素应当肩负起整理梅大师早期作品的历史重任,让太真、红拂、西施、黛玉再现新世纪的中国京剧舞台。时不我待。君不见,程门张火丁已起步;身居大上海的史敏,大约也不肯虚掷韶华。

……

再次叫停。本来是对一本戏曲老杂志质疑,一不小心对当今的戏曲舞台说三道四起来,质疑变味,成讨嫌的饶舌了。

末了,说个与本文“无关”的笑话。张建国在中央台戏曲频道唱《奚派》《劝千岁》,唱完关羽唱张飞,该唱赵云了,荧光屏赫然打出唱词字幕:“他有四弟长衫将”!哇噻!“长衫将”!亏这位作节目的老兄想得出来。

搞戏的戏盲。笑话,但我笑不出……